

作家频道

玉兰花开

孙海鹏

春天来了，跟着春的脚步到有花的地方，看花开花娇，又何须远足原野、山谷、溪水边。就在我上班的小院，曲径通幽处，一株玉兰树，开着粉红的花儿，在春风的吹拂下怒放，硕大的花团在阳光的映衬下，象穿着红衣的少女在T形台上轻摆着舞裙，一笑一颤带着春天的气息。都说迎春花是春天的使者，这簇玉兰花却是小院里报春的花儿，象一群蝴蝶，翩然于蓝天下，象一束火把，把小院的春天都点燃了。

花儿静静地开着，一春又一春，据说这株玉兰树在这里婷婷玉立20多年了。除了我，因为我来得晚，除了春天，因为花期短暂，几乎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淹没于绿植盎然的小院里。默默地，就像许多默默无闻，却又负重前行的人，偶有峰嵘，也是把最美好呈现。是的，匆匆的人群中，谁又舍得停下脚步，审视这株善意盈盈的花树呢。不管别人的眼光，不与迎春花争早，不与双樱花争宠，这株玉兰树做着自己份内的事，开得悄无声息，开得纯粹无暇。

我喜欢在小院里踱步，一枝一叶我都深情凝视，看萧条的树枝上，自丫丫处点墨，一个个小花骨朵慢慢长大，每天长一点，每天红一点，很是应景庭院里那块“携手进步每一天”的碑刻。玉兰花由羞答答的花蕾，再到花团似锦，朵朵花儿都积极向上，迎着春风也迎着阳光，优雅地舒展着纤长的花瓣，神采奕奕。就像一个阳光女孩，既不饰粉黛，也不浓妆，美得清雅秀丽，高洁纯粹，那一抹淡淡的微红，那一缕清新的花香，那一树玉兰繁花，是小院里最大的花事。

没人的时候，我常常站在花下，只为多看她一眼，想抓住她的衣襟，不想她这样匆匆溜走，我拿出手机拍下她的微笑，留作永恒，留在时光的纪念册里，去温暖我的未来岁月。这时候，我又一声叹息，或许一场风雨之后，花儿会缤纷落下，化作春泥，美丽咋这样短暂，稍稍错过，一等就是一年。我问自己，我在这个小院能呆多久？能看几次花开？何不珍惜每一个花季的到来，每一个在花径里相逢的人。玉兰树下坐春风，若干年后，春风与花树的呢。



插图 阿占

喃，讲的都是我们的故事哩。

我是感性的人，是男儿，也能为流叶落花而悲伤和惆怅。如果再年轻十岁，我写这次花季，一定会用争芬斗艳形容玉兰花开。或许生活给我太多的磨砺，现在我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出争芬的傲气，也看不出斗艳的痕迹，我开始慢慢读懂生命里的意义。这一树玉兰花，或里或外，没争没抢，谦让着次第盛开，每一朵花或早或迟，相信不会隔得太久，都会拥有一次春天。我想，人生不如意八九，低谷才是家常事，看得开、放得下，让自己开心，无论多大的风雨，熬过去就是阳光灿烂、玉兰花开。

春天正浓，小城和小院花事稠，我却独爱玉兰花开，爱她的不争不抢，虽不争春，亦来把春报；爱她的不温不火，花开热烈，花落化春泥。这正是玉兰花开的精神之美。身处市井，需要一份淡雅的心境、坦然的心态，想要得到的努力在春天拼搏一回，得不到的也象花落那样释然。诗意的人生就该如此，象玉兰花开。



诗坛新作

青岛！青岛！

谭贻国

你陡峻的山峰是如何蜿蜒出勃勃生机的
你丰沛的河便是如何无悔地奔向海
任凭它千万年的潮起潮落
始终夺不走这片土地的广阔
在炮火里，你挺直脊梁
炙热的鲜血供养一支支火把
青岛！青岛！
历史是如何的跌宕起伏
你便是如何在黯淡里浓墨重彩地描绘
海鸥是如何吟唱自由歌曲的
你便如何唱响新时代里奋斗的强音
你从崂山放飞一只小小的鸟
翅膀一扇，便震撼了半个中国
你大写故事的起点，你谱就腾飞的华章
你创造奇迹再让无数奇迹构成
你
青岛！青岛！
你的祖国如何向世界宣告她的崛起
你便如何骄傲地向祖国汇报成績
浪涛是如何昼夜不停搏击海岸的
你便如何风雨兼程奔赴未来
你用海面涂抹晴空万里的蓝图
每一刻的平静下酝酿雷霆万钧的力
你催生云涌，你牵引风起
你共鸣每一次掀起波澜的律动
青岛！青岛！
海是如何无边无际
你的未来便如何不被定义
青岛！青岛！
今夜我是飞向你的另一只鸟
披挂崂山云雾间大美的青绿
每片羽毛上雕刻着青绿丛中孵化的无数个梦
我梦见一艘船扬着吃饱风的帆
我梦见红通通的太阳挣脱海平线
梦见耐冬成片成片地开
梦见月亮睡在海上而海盈在归人与游子的心间
梦见一湾海水从南涌到北又从北奔向南
青岛！青岛！
且筑你的巢
自有那一千一万只如我这般的鸟
(作者系深圳市虚拟现实产业联合会会长)

人生印记

父亲的春天

姜宝凤

父亲的春天，是从修理农具开始的。

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却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春雷响，万物长。”来不及从浓浓的年味里回过神来，春天便带着一丝犹寒而朦胧的气息迫不及待地撞开了山野的门扉，迈着轻盈的步履，将大地上最后一抹残雪融化成相思的泪。运筹一冬的父亲，浑身的血液与大地一起也沸腾起来，他急切地脱下臃肿的棉衣，磕掉旱烟锅子里的灰渣，往腰里一别，就娴熟地把家中的锄头、铁锹、犁耙、箩筐、背篓等农具搜集在一起。锄头松动了，他砍削一块木楔子，重新将锄头与木把揳紧钉牢；犁铲长满了锈迹，父亲把它从木柄上卸下来，搬来磨石用手轻擦一些水洒在上面，一下一下把犁铲中那些已休眠了的钢性与韧性唤醒。背篓破开了口子，父亲摘来刚刚泛青的柳条，把破损处编补完整。一连十多天，父亲把家里的农具全部修理了一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院子的西墙根下，焕然一新的农具犹如士兵一样蓄势待发，只待父亲一声令下就将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父亲收拾好农具，便开始了给麦田施肥。他推着木架子车，挖开家门口一堆覆盖着塑料膜的小土包，已发酵一冬的农家肥冒着滚滚热气。父亲抓一把，凑近鼻子闻了闻，他长舒一口气，笑了，因为他明白“粪沤好，庄稼饱”。父亲甩开膀子将农家肥一车一车运往麦田，麦苗重新焕发生机，精神抖擞潜滋暗长，从黄绿色变为碧绿、青绿、深绿，如同一块绿色地毯铺满田野。

一场绵绵春雨过后，土壤变得松软，是翻耕土地的最佳时机。父亲喂饱老牛，扛上犁耙阔步走向年前就预留好计划播种豌豆和花生的土地。父亲走在前，老牛紧跟在后，他们走过村前石板桥的情景犹如一幅生动的乡村风景，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父亲是犁地的

好手，只要一将犁握在手里，就像长在他手上一样。父亲扬起牛鞭，啪啪几声脆响，一声“驾”叱，老牛甩甩尾巴就奋力向前走，犁也跟着笔直地前进。父亲怎么招呼，牛就怎么走，或行或停，或快或慢，牛全能听懂，相互配合，默契如一。父亲的头时而埋下，时而抬起，在低一声高一声的吆喝声里，犁铲像尖刀、似利斧，如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划开刚刚解冻的土层，泥土被均匀翻耕开来。那犁开的田行在春日和煦的阳光下，湿热的地气从新耕的泥土里蹿出来，缓缓升起，散发着土地的清香。父亲扶犁时，身体往往微微前倾着，我后来常想，或许那是父亲对土地的一种俯首膜拜的姿势。我也曾接过父亲手中的犁，握紧犁把，才知道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娴熟的技巧、刚柔相济的力量以及腰膝酸软、筋骨酸痛地去操作，也深深体会到了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沉下心来，躬下身子。正如父亲所说，地不哄人，你付出了，它就会给你回报。直到暮野四合，月上枝头，人困、牛乏，犁也钝了，父亲才停下脚步。他瘫坐在地上，悠然地点燃一锅旱烟，疲惫而安详的脸颊上渐渐长出一排排青翠的诗行……

在父亲的心中，土地就像一座圣殿，他则像一个朝圣者，充满了虔诚的敬意。即便是自家院落的房前屋后，他也不让半点荒废，从抽屉里搜拣出一个个纸包，把扁豆、丝瓜、葫芦及花卉的种子，撒在院落的边边角角，他莹润的眸子里闪烁着光芒，期待着让平淡的小院儿长满绿意葱茏的情趣。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我时常记起他的每一个春天，那是他的一部农事繁忙的纪录片，也是时至今日频频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一幅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田园画卷。我始终感觉父亲没有走，他依然伫立在春天里，他的身影让我有一种支撑天地的感动与慨叹！